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承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五　本傳十四　附見五

唐相州寒陵山寺釋道昂傳一 靈智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道拈傳二 道成 僧定

唐潞州法住寺釋曇榮傳三

唐京師弘法寺釋靜琳傳四

唐京師弘福寺釋慧斌傳五

唐汾州光嚴寺釋志超傳六

唐蔚州五臺寺釋曇韻傳七

唐箕州箕山沙門釋慧思傳八

唐并州玄中寺釋道綽傳九 道撫

唐交州茂勝寺釋明淨傳十 慧融

唐益州空慧寺釋慧熙傳十一

唐綿州大施寺釋世瑜傳十二

唐閏州攝山棲霞寺釋智聰傳十三

唐蒲州孤介山陷泉寺釋僧徹傳十四

釋道昂未詳其氏魏郡人履信標宗風神清徹獨懷異操高尚世表慧解夙成始非開悟初投于靈裕法師而出家焉裕神識剛簡氣岸雲霄審量觀能授其明訓昂飲沐清化受教

親承歲積炎涼齊蹤上伍常於寒陵
山寺陶鑄初教綱領玄宗日照高山
此焉攸屬講華嚴地論稽洽博詣才
辯天垂扣問連環思徹恒理而混斯
聲迹撝謙藏用幽賾之功諒擬前傑
化物餘景志結西方常願生安養履
接成務故道扇漳河咸蒙惠澤後自
知命極預告有緣至八月初當来取
别時未測其言也期月既臨一無所
患問齋時至未景次昆吾即昇高座
身含奇相爐發異香援引四衆受菩
薩戒詞理切要聽者寒心于時七衆
圍遶食承遺味昂舉目高視及見天
衆繽紛絃管繁會中有清音遠亮告
於衆曰兜率陁天樂音下迎昂曰天
道乃生死根本由来非願常祈心淨
土如何此誠不從遂耶言訖便覩天
樂上騰須臾遠滅便見西方香花伎
樂充塞如圖雲飛漏而来旋環頂上
擧衆皆見昂曰大衆好住今西方靈
相来迎事須願往言訖但見香爐墜
手便於高座端坐而終卒于報應寺
中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七年八月

也道俗崩慟觀者如山接捧將殯撿
足下有普光堂等文字生焉自非道
會靈章行符鄰聖者何能現斯嘉
應哉于斯時也遐迩哢詠氣結成陰
坐既加趺掌文仰現預覩相迹悲慶
相臨還送寒陵之山鑿龕處之經春
不朽儼然如初自昂道素之聲被于
東夏慈潤温柔德光攸屬嘗養犬二
頭雨耳患聾每將自逐減食而施及
昂終後便失所在又登講之夜時屬
陰暗素無燈燭昂舉掌高示便發異
光朗照堂宇大衆覩瑞怪所從来昂
曰此光手中恒有耳何可怪耶其揷
業隆深幽明感應誠不可廋也故是
道勝高世之人矣時相州有靈智沙
門亦裕公弟子也機務亮敏著名當
世常為裕之都講辯唱明衷允愜望
情加以明解經論每昇元席文義弘
遠妙思霜霏難問鋭指擅步漳鄴故
使四海望塵俱敦聲教後便忽覺智
涯難捴法行須依徒設舟航終須艤
棹即屏絶章䟽更修定業步晷守心
懐虛成務乞食頭陁用清靈爽毒行

續高僧傳大第十 第四張 承
物範光德生焉貞觀八年終於鄴下
春秋七十有五後諸學行儉約附其
塵者衆焉
釋道指姓唐齊郡臨邑人初投潁川
明及法師學十地地持為同聽者所
揖具戒已後正奉行門又從魏郡希
律師稟承四分希亦指南一時盻衛
五衆受教慱曉將經六載輕重筌宗
究其文體但為戒慧雖通未懷定業
有河內詢禪師衆推不測匠首當今
嘉指至誠傾襟為說一悟真諦霍然
大通禪侶相謝解齋登室聞京邑道
盛乃步從焉初至住仁覺寺沙門曇
遷有知人之譽敬偹師礼從受攝論
研味至理曉悟其文標擬有方豈惟
聲教遂厭諠人世潛于終南之駱谷
也山粒難接授受須淨既闕使人遂
虛腹累宵欣茲味定有清信士張暉
陪從多年請益供奉因整下山忽逢
重雪懸路既擁七日方到指以雖封
食具為無人授守死正念暉披雪至
庵禪指覺悟方從定起斯寔謹慎貞
持為此例矣京師大莊嚴寺以指素

有道聲延往華館初從衆意退居小
室一食分衛不受僧利衆益重之盩
厔縣民昔以隱居駱谷得信者多相
率迎請乃往赴焉營搆禪宇立徒策
業山俗道侶相從屯赴教以正法訓
以律儀野逸是憑聞諸京輔忽一旦
謂門人曰無常及矣大衆難見冥目
旣至長恨何言遂東歸莊嚴訃問名
德奄然卒於故房春秋七十二矣卽
貞觀九年正月也葬于京之西郊長
城故人慕仰聲範遂發冢迎柩還歸
盩厔行道設齋以從火葬收其餘燼
為起塔於城西二里端正樹側龍岸
鄉中列植楊栢行徒揖拜然掐迥發
天才學不師古撰百識觀門十卷智
照自體論六卷大乘閒思論等行世
弟子靜安道誠並承習厥宗匡務有
叙安掩迹林泉念定存業誠行感玄
解護持自修包括律部講道聘接初
住大莊嚴寺以傳業高今徵入瑤臺
匡化於彼餘波潛被咸續京師
釋曇榮俗姓張氏定州九門人源南
鄴而分派因封而居高陽焉年十九時

為書生刻意玄理守心無地因壹裕
法師講華嚴經試往聽之便悟宏範
略其詮致乃投裕焉裕神厲氣清觀
業勤攝遂即度之及受具後專業律
宗經餘六載崇履禁科滌暢開結乃
更循講肆備聞異部偏行大業故以
地持為學先屬周廢二教韜形俗壤
雖外同其塵而内服道味及隋冉弘佛
教不務公名隨緣通化曾無執著年
登四十務道西遊行至上黨潞城黍
城諸山依巖結宇即永潛遁既懿德
是充緇素歸仰便開拓紫障廣樹禪
坊四遠聞風一期翕至榮形解雄遂
稱病設方諸有飡飲咸歆至澤礼供
日隆投告填委以隋末淩乱人百從
軍預戢兵飢希全戒德禁欲澄汰先
滌要假明猷事在護持躬當法主每
年春夏立方等般舟秋冬各興坐禪
念誦僧㘴别院故處有四焉致使五
衆煙隨百供鱗集日增慶泰歡躍咸
謳自晉魏韓趙周鄭等邦擇種更新
其戒者榮塞其功矣嘗往韓川鄉縣
延聖寺立懺悔法刺史風同仁素奉

釋門家傳供養送舍利三粒遺行道
衆榮年垂八十親率道俗三千人步
出野迎路由二十餘里僧從之盛譽
滿當時既達寺中乃告衆曰舍利之
德挺變無方若累業有銷請祈可遂
乃人人前別置水鉢加以香爐通夜苦
求至明鉢內總獲舍利四百餘粒聲
名達于鄉邑縣令懼其聚衆有墜條
章怖停其事當夕佐獸鳴其廳宇官
民竟夜不安明旦陳悔方從榮法斯
德被聖凡皆此之例武德九年夏於
潞城交漳村立法行道所住堂舍忽
自崩壞龕像舍利宛然挺出布在庭
中一無所損又貞觀七年清信士常
凝保等請榮於州治法住寺行方等
悔法至七月十四日有本寺沙門僧
定者戒行精固於道場內見大光明
五色間起從上而下中有七佛相好
非常語僧定云我是毗婆尸如来無
所著至真等正覺以汝罪銷故来為
證然非本師不與授記如是六佛皆
同此詞最後一佛云我是汝本師釋
迦牟尼也為汝罪銷故来授記曇榮

是汝滅罪良緣於賢劫中名普寧佛
汝身器清淨後當作佛名為普明若
斯之應現感靈祥信難圖矣後卧疾
於床眼中流淚弟子圓宗曰和上生
来念慧必無不意何事悲泣荅曰吾
死將逼恨更不得為諸七衆洗濯罪
累耳宗曰何必至此荅曰吾縱不死
亦是無用自佛法冊興已来未省一
度不聽說戒今既病困說欲斯必死
矣以貞觀十二年十二月終於法住
寺春秋八十有五旋殯于野外後門
徒出其遺骨塟于寺南建塔表之自
榮履歷重難而崇尚擇風形器瓌偉
過於八尺詞吐溫贍風格適遠年登
不惑斷粒練形常餌守中用省煩累
而奉教結淨希見斯人日到僧厨閫
其監膳必有事染親看翻穢並使食
具清淨方始還房自覲名德罕聞斯
類又於寺內諸房多結淨地用擬四
藥溫煮之所故預沾門序散在諸方
咸承風素免諸宿觸又每歲懺法必
具兩儀二篇已下依律清之先使持
衣說淨終形立擔然後羯磨隨治成

人初聚正罪雅依大乘仍令心用理
事無著有空身口威儀歸承律撿故
自從訓勗奉法無虧皆終諸命報余
因訪道藝行達潞城奉謁清儀具知
明略故不敢墜其芳緒云
釋靜琳俗姓張氏本族南陽後居京
兆之華原焉幼齡背世清附緇門初
誕之日有外國道人曰此兒當貴若
出家者大弘佛法七歲投僧出家侵
以田疇無乘道訓不果本望深惟非
法也自顧而言曰此而未捨與俗何
殊更從一師服膺正化遭周滅法且
附俗緣年在弱冠希期無怠會隋氏
啓運即投曇猛法師乃以二事相攝
經于五年猶重沙弥未敢受具慶棠
開法欲廣見聞辞其本師南遊樊鄧
便於彼部奉進大戒既爰初受法未
曉清規遠赴青齊聽於律禁後發前
至為諸聽先又於覺法師所聽受十
地迴趾鄴都炬法師所採聽華嚴
楞伽思益皆通貫精理妙思英拔舊
傳新解往往程器時即推令敷化講
散幽盲並驚所未聞而曾聽所憶猶

讁不足彊轉周聽博遍東川蓄解尋
師又至蒲晉有沙門道遜道順者聲
名大德也留講十地經于涼燠雖復
聽徒欣泰而志遍煩捷下坐屢房撫
膺審曰法本治病而今慢法更增且
道貴虛通而今執著弥固此不可也
即捨講業專習禪門初學不淨念處
兼諸无得觀離念唯識弥所開宗每
等法又嫌其瑣小煩稽人慮乃學大
習一辭陶練十年精其昔知更新後
習而弊食麁衣情欲斯絕後入白鹿
山山粮罕繼便識以却粒之法孤放
窮巖又經累載山中業定昏睡惑心
乃臨峭絕懸崖下望千仞旁生一樹
纔得勝人以草藉之加坐其上於中
繫念動逾宵日怖死既重專深弘觀
後聞泰岳特多靈異便往尋之既達
彼山夜見火炬周環高曜峯巖即事
追求累日方至乃見五六尺衆匡坐
論道琳初通評問共議唯識等理末
盡言間忽然不見惆悵久悟法誠余
也後入關中遇曇遷禪師講開攝論
一聞如舊慧不新聞仁壽四年下勅

續高僧傳卷第十　第十張　來
送舍利於華原石門山之神德寺琳即
於此住居静讁業行解之盛名布京
師大業三年有沙門還原等延請帝
城在明輪妙象諸寺講揚攝論識者
歸焉尋即降勑召入道場既達東都
禪門更擁齊王暕情深理定每就諮
款請至本第從奉歸戒鴻臚攝學
高前古舉朝冠蓋宗師訓為舟為
梁高陽道雄道體趙郡道獻明則等
並禪門威鳳智海明珠咸承理味酌
以華實襄陽洪揩德高楚望風力後
厲聞琳聲禕時彥故来相架乃致問
云懷道者多尊意何某琳見其詞骨
雖覺聊以事徵昔云山谷高深竟定
何在揩云山高谷深由来自介琳曰
若如来言餘處取土填谷齊山為定
高不揩悟此一言致詞歎伏由是秀
頴附津揩疑垂杏故令譽風宣跡系
賞會琳以象教東漸法網雖嚴至於
僧儀正度猶未光闡欲遍遊閻浮備
彈靈迹以十三年內史表聞帝當崇
懸詔令使巡方并給使人傳國書信
行達襄土方趣海南屬寇賊交侵中

國背叛途路梗澀還返南陽義寧二
年被召入京住大總持如常弘演光
陰既積學者成林武德三年正平公
李安遠奏造弘法素奉崇信別令召
之琳立意離緣攝慮資道會隋末雍
開唐運開弘皇白歸依光隆是慶乃
削繁就簡惟敷中論為宗餘則維摩
起信權機屢展衣則昻以念慧每事
微研並使解出自心不從他授玄琬
律師道王開河躬承令則自餘法侶
歲獻奇倫任城王及太妃楚國太妃
安平公主等皇家帝葉請戒第宅隆
礼頻繁國子祭酒蕭璟工部尚書張
亮詹事杜正倫司農李道裕等並捨
為弟子備諸法物恒令服御久以徒
侶義學要缺律宗乃躬請智首律師
敷弘四分一舉十遍身令衆先故使
教法住持京輦稱最乃至沙弥淨人
咸明律相誠其功矣忽以貞觀十四
年秋初染疾至十月二十六日平旦
疾甚有沙門法常者咸名帝宇素與
周旋故來執別琳曰不戀此生未貪
来報縁集則有縁散則無而神氣澄

湛由來不乱曽痛有問疾者答云以
已之疾愍於彼疾因而流淚想諸苦
趣故也便揔集僧衆并諸門人告曰
生死道長有心日促各宜自勖無累
余神即右脅而卧尋卒於本寺春秋
七十有六餘處通冷惟頂極熱迄於
焚日方始神散而形色鮮軟特異常
比送於終南至相寺焼惟舌獨存再
取焼之逾更明淨斯即正言之力矣
弟子等四十餘人奉跪慈顔无由叙
仰百日之内通告有緣共轉大乗於
四萬餘卷并造千粒舍利木塔舉高
五丈彫飾之美晃發中天廣布檀那
用酬靈澤初琳居世化以實録著名
每述至理玄凝無不垂泣歎奉言無
非涉事不徒行有通事舍人李好德
者曽於雒邑受業於琳後歷官天門
樊於俗務逃流山藪使弟子度之若
准正勅罪當大辟後有嫉於德者同
以拯刑及下獄徵琳初無排諱監獄
者深知情量取拔無由事從處過擇
然放免識者以實語天橾至死知量
是莫加焉自爰初問法無憚夷險夌

服壞則以紙補之床席暖則坐於簣
上節之又節量力強羸名利不緣語
黙沉靜修攝威儀有異名彌滭灑莫
顯於口鼻斂貪未言於美惡節慎之
極夫又何加焉以行位難測蚤虱不
歷於身縱輒捉者尋便走散斯負既
拯故所報類布焉嘗居山谷須粒有
待患繫乃合守中九一劑可有斗許
得支一周琳服延之乃經三載便利
之際叔洗重服故能業定堅明專注
難拔時值儉歲緣村投告隨得隨施
安樂貧苦嘗在講會俗士三人謀害
一然兩人往煞其一中悔從琳受戒
歲紀經久並從物故而受戒者忽死
心煖後從醒寤備見昔怨及同謀者
論告煞事其受戒人禰枉不伏引琳
為證王即召追證便有告琳生他方
金粟世界王既感證因放此人又琳
一生所至伽藍撝謙自牧逮至名高
福重嚫錫日增並委侍人口無再問
及後為福方恨無財出以示之琳曰
都不憶有此物也斯寔據道為務情
無世涉可書率代足為師鏡自往弘

法敎化四方學侶客僧来如闤闠招
慰安撫隨事憂承而度雜公私冨章
有叙故使外雖禁固内實通流山林
望而有歸軌道立而番則逮于殁後
此法弥崇所以京室僧寺五十有餘
至於叙接賔礼僧儀邑[illegible]者莫高於
琳法矣又寺居古墉惟一佛堂僧衆
創停方隨而巳琳薰勵法侶共經始
之今則堂房環合厨庫𨟰積客主混
同去留隨意裕法師云以道通物
由道感恵由道来還供道衆故僧實
由客深有冥功裕語有琳遊之矣
釋慧斌姓和氏兗州人也情覽經藝
文義洞開偏曉字源尤明章曜年十
九鄉黨所崇為州助教而情猒煩梗
懷慕出世年二十三方預剪落尋即
歷聽經律相沿兩載覩講席諠撓惟
論聲勢便入臺山修諸靜慮一入八
載偷行觀法乃往泰山靈巖諸寺以
行道為務先年三十四方隸官名住
泰州梁父凱山存道寺更尋律部博
聽經論而性狎禪林譽彰遐邇及獻
后云背禪定攸興下勑徵延乃旋京

邑于時名望威德八表一期各擅英
髦人程鱗翼而斌夏第宗小聲稱弥
隆衣鉢之外更無箱襆容質清素擬
異恒倫緇素目屬莫不迴向斯亦象
季清厲之僧也兼以布行純粹言無
品藻每聞評論輒即黙然防護戒儀
慈救為慮每夏行履執帚先掃恐傷
虫蟻故也隨得利養密行檀濟或造
漉囊或施道俗惟急者方乃行之仍
復累屬勿泄人世及帝造寺前訪經
維京室同美勿高斌也乃下詔徵為
弘福寺主緝諧上下無敢乖猷貞觀
十九年十月六日遘疾終寺時年七
十有二自斌之入道生常恒務多以
行道呪業為心或誦釋迦觀音或行
文殊悔法歳中八十一日六時行業
前後通數八十道塲身心悅懌所得
法利未可知也至於教誡門學惟論
煩惱須斷每有出罪露過無不為之
流涕喜怒不形誦持無忘故羯磨之
匠道僧仰屬道俗歸戒其徒弘矣故
使魏王以下內外懿親及梁宋諸公
皆承戒素初斌父朗有子七人家世

儒宗弑第二世仁壽徴入愛敬無因

朝齒迫期頤鍾鳴漏盡今古意絶迷
死路分乃於汶水之陰九達之會建
義井一區仍樹豐碑用禆其德其銘
略云哀哀父母載生載育亦既弄璋
我履我復一朝棄子山川滿目雲掩
重闗風驚大谷愛敬之道天倫在茲
勞憂暮齒見子無期鑿井通給記事
興詞百年幾日對此長悲王撿之南
嶧陽之北獲麟之野秉礼之國君有
美政俗多儒墨玉井洞開高碑斯勒
釋志超俗姓田同州馮翊人也遠祖
流寓遂居并部之榆次焉少在童亂
智量過人精厲不群雅度摽遠猷世
從道貫徹藏俞而二親恃超更無兄
弟雖述其志常用抑之望嗣宗族遂
從儒流遍覽流略年垂壯室私為娉
姻周覓藏影無方既被執身抑從俛
儷初則合巹為蹤終亦同掩私室異
行誓礼也惟置一牀超乃抽氈席地
令妻坐上躬自處牀儼思加坐勸為
說法詞極明據妻便流涙礼謝辭以

相累頻經霄夕事等金形屢被誅勸
誠逾王質旣確乎難拔親乃捐而放
之年二十有七投并州開化寺慧瓚
禪師瓚志德澄明行成衆範未展度
限歷試諸難志超潔正身心勤履衆
務僧徒百數供雜五行兩食恒備六
時无缺每有苦役必事身先瓚親閱
驗其情守節度令受具自進戒品專
修行儀即往定州尋採律藏括其精
要刪其繁雜五夏不滿三教備圖乃
返故鄉依巖綜習初入太原之西北
千山插引英秀創立禪林曉夕勤修
定慧雙啓四儀託於戒節二行憑於
法依學觀詵詵无威而肅致使聞風
不遠而至大業初歲政網嚴明擁結
寺門不許僧出超聞之慨而上諫被
衣舉錫出詣郡城望有執送將陳所
諫而官私弗顧乃達江都即以事聞
內史以事非要害不為通引還遣并
部至隋季多難寇賊交橫民流溝壑
死者太半而超結徒勸聚餘粮不竭
但恐盜竊相陵便欲奔散乃以法誡
勸無變令情鏡業旣臨進嚮何地衆

感其言心期遂爽准式禪礼課時无
輟嘗夜坐禪忽有羣賊排門直進炬
火亂舉白刃交臨合坐端然相同儀
象賊乃投仗於地拜伏歸依趨因隨
宜誘引量權授法咸發心敬合掌而
退其剛略攝御皆此類也高祖建義
太原四遠咸萃超惟道在生靈義居
兼福即率侶晉陽住凝定寺禪學數
百清肅成規道俗欽承貴賤恭仰及
皇旗南指三輔無塵義寧二年超率
弟子二十餘人奉慶京邑武皇夙承
嘉望待之若仙引登太極敘之殊礼
左僕射魏國公裴寂挺生不世器踰
宏深第中別院置僧住所邀延一衆
用以居焉亟歷寒暑業新弥厲但為
貴遊諠雜外進無因必附林薄方袪
慕遠時藍田山化感寺沙門靈閏智信
智光等義解鈎玄妙崇心學同氣相
求宛然若舊遂延住彼山插志得矣
攝緣聚結其赴如雲賢聖語默手相
敦重而寺非幽阻㕘以公途晦迹之
賓卒難承業乃徇物闕表意在度人
還返晉川選求名地武德五年入于

介山創聚禪侶嚴名抱腹四方有澗
下望百尋上臨千仞泉石結韻於仙
聖風雨飄清於林端遂使觀者至止
陶鑄塵心自強誨人無倦請益又於
汾州介休縣治立光嚴寺殿宇房廊
躬親締搆赫然宏壯有類神宮故行
深者巖居道淺者城隱師資肅穆鼓
業其誠聆音察色惟若不足忽因遘
疾便知不久識累殷勤示以禍福以
貞觀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卒於城寺
春秋七十有一山世同嗟賓主齊慟
德仁既往學肆斯分葬於城南山阜
自服膺釋種意在住持晝夜剋勤攝
諸後學所以日別分功禮佛五百禪
結四時身誡衆侶有虧殿罰而自
執熏爐隨唱屈礼未嘗置地及以虧
拜及坐禪衆也手相懲誡纔有昏睡
親行勵率有來投造無不即度授以
戒範進止威儀攝養將迎禮逾天屬
時遭嚴勑度者極刑而曾無介懷如
常剃落致陸海慕義避世逃僧憑若
大山依而修道時講攝論維摩起信
等並詳而後說深致適機嘗以武德

七年止於抱腹僧徒僅百偏資大齊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第十張　承[illegible]
麦惟六石同置一倉日磨五斗用供
常調從春至夏計費極多佐而撿覆
止磨兩斛擾量此事幽致可思又數
感異僧乘虛來往雖無言問儀形可
驗纔着蹔者便蒙神警至於出衆鐘
聲隨時自響石泉上涌隨人少多靈
瑞屢興如此者非一而奉效戒法乎
見其傳護慎威儀終始无替自隋唐
兩代親度出家者近一千人範師遺
訓在所聞見傳者昔預末筵蒙諸恵
誥既親承其績故即而叙焉
釋曇韻不詳氏族高陽人初猒世出
家誦法華經有餘兩卷時年十九仍
投恒岳側蒲吾山就彼虛靜誦此經
部值揷隱禪師曰誦經非不道緣常
誦未即至道要在觀心離念方契正
道耳韻初承此告謹即受而行之專
精念慧深具舉捨又聞五臺山者即
華嚴經清涼山也世傳文殊師利常
所住處古來諸僧多入祈請有感見
者具蒙示教昔元魏孝文帝於中臺
置大孚寺帝自遊止具奉聖儀前種

華國地方二頭夏中發艶狀同鋪錦
光彩呈耀亂人心目如是嘉聞數發
蕩神悦耳遂舉足插馬遍遊臺嶠
見靈相初停北臺木爪寺二十餘歲
單身孑影處以凡窯形覆弊衣地布
草蓐食惟一受味不兼餘然此山寒
厲林生凋谷自外峯嶺坦然還淨韻
夜行晝坐思略昏情慶其晚達也前
所誦經心口不緣三十餘載會隙歷
試一字無遺乃更誦殘文成其部袠
至仁壽年內有瓚禪師者結集定學
皆負繩牀在鴈門川中蘭若爲業韻
居山日久思展往懷聞風附道便從
瓚衆一沐清化載仰光猷隨依善友
所謂全梵行也屬隋高造寺偏重禪
門延瓚入京衆失其主人各其誠散
歸林谷韻遂投于比干山又遊南部
離石龍泉文成等郡七衆希向戒夏
大同十善聿修緇素匡幸原此河濵
無受戒法縱有志奉皆往太原戒夏
情乘人皆怯往致有沙彌三十其歲
者及韻化行即傳斯教山城兩衆皆
崇良是唐運伊始兵接定陽屢逢屯

亭本業無毀以夜係晝攝心乘逆幽
插積久衣服故弊蚤虱聚結曾不棄
擿任其唼敢寄以調伏曾以夏坐山
饒土蚤既不屏除遭如血凝但自咎
責願以相酬情無恡結如此行施四
十餘年歲居耳順忽無蚤虱韻猶深
自責曰討業不應即盡當覆苦趣受
其報耳又告門人曰吾見超禪師寄
他房住素有壁虱不噉起公乃兩道
流出向餘房內又見在蟲家食飯
匙接蟲精置于疊下而快食如故又
不為患蟲主懼焉吾德不及超何為
致此每年於春秋二時依佛名法冬
夏正業則減食坐禪嘗願寫法花揩
須潔淨數年已來不能可辦忽感書
生無何而至告云善解抄經韻邀以
法擾並謂堪能遂乃安于石室立淨
書之旦入暮出深佐其行未盈一旬
七軸俱了將以禮覲目前不見又遭
賊抄藏經巖龕世靜往取乃委于林
下箱襆久爛而卷色如初斯感驗奇
異率此類也又常居別室自勤修業
餘有衆侶難嗣其蹤每吾年事如此

何可救拾若坐昏闇即起礼佛嘗崇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第二十四張　承　編
四儀以道量攝自見勝達尠倫其德
以貞觀十六年端坐終於西河之平
遥山春秋八十餘矣自韻十九入山
六十餘載不希名利不畜侍人不錄
衣鉢不行已任凡有所述職皆推寄
於他焉
釋慧思姓郭氏汾州介休人也少學
儒史宗尚虛玄文章書疏有聲鄉曲
年二十五在并傳授初不知佛乘之
深奧也會沙門道畢德盛當鋒處宗
講揚攝大乘論試往潛聽冥漠難追
累日詳受簿知希向因求度脫傳聞
出家德業勿高禪定即而習焉三十
許載師承靡絕又聞念慧相須辭諸
輪趣遂周尋聖教備嘗弘旨冬夏業
定春秋博採單衣節食見者發心道
志之倫往往乞趣因而結衆於箕山之
陰晝則綏容嘿念中夜皆塞為衆說
法六時篤課不墜清猷時說死觀各
言其志有六省約有志泰甚思曰出
家之人生已從緣死當自任豈勞人
事遂此枯骸余必一期當自運耳時

以為未經疾苦故得虛置其言後覺
不悆財經兩日尋告眾曰余其死矣
便起躡屣策行空屆除屏殘尸入中
加坐發遣徒侶累以正命處既森竦
世号寒林衆不忍離經夜旁守至明
往觀端拱如故就觸其身方知已卒
春秋五十有五即貞觀十六年五月
矣因即而殮焉
釋道綽姓衛并州汶水人弱齡處俗
閭里以恭讓知名十四出家宗師遺
誥大涅槃部偏所弘傳講二十四遍
晚事瓚禪師修涉空理亟沾徵績
清約雅素慧悟開天道振朔方升名
晉土綽禀服神味弥積歲時承昔鸞
師淨土諸業便甄簡權實搜酌經論
會之通衢布以成化克念緣數想觀
幽明故得靈相潛儀有情欣敬恒在
汶水石壁谷玄中寺寺即齊時曇鸞
法師之所立也中有鸞碑具陳嘉瑞
事如別傳綽般舟方等歲序常弘九
品十觀分時紹務嘗於行道除有僧
念定之中見綽緣佛珠數相量如七
寶大山又覩西方靈相繁縟難陳由

世咸徳曰增榮與遠及道俗子女赴
者弥山恒講無量壽觀將二百遍導
悟自他用為資神之宅也詞既明詣
說其適緣比事引喻聽無遺抱人各
掐珠口同佛号每時散席響弥林谷
或邪見不信欲相抗毀者及覩綽之
相善飲氣而歸其道感物情為若此
也曾以貞觀二年四月八日綽知命
將盡通告事相聞而赴者滿于山寺
咸見鸞師在七寶船上告綽云汝淨
土堂成但餘報未盡耳并見化佛住
空天花下散男女等以裹襟承得薄
滑可愛又以蓮花乾地而插者七日
乃萎及餘善相不可殫紀自非行感
倫通詎能會此乎年登七十忽然齓
齒新生如本全無歷異加以報力休
健容色盛發談述淨業理味奔流詞
吐包蘊氣霑醇醴并勸人念弥陁佛
名或用麻豆等物而為數量每一稱
名便度一粒如是率之乃積數百万
斛者並以事邀結令攝慮靜緣道俗
響其綏導望風而成習矣又年常自
業穿諸木欒子以為數法遺諸四衆

教其稱念屢呈禎瑞具敘行圖普淨
土論兩卷統談龍樹天親迹及僧鸞
慧遠並遵崇淨土明示昌言文旨該
要詳諸化範傳燈寓縣歲積弥新傳
者重其陶鎣風神研精學觀故又述
其行相自綽宗淨業坐常面西晨宵
一服鮮潔為體儀貞亮偉并部推焉
顧瞬風生舒顏引接六時篤敬初不
缺行接唱承拜生来弗絕纔有餘暇
口誦佛名日以七萬為限聲聲相注
弘於淨業故得銘鑄有識師訓觀門
西行廣流斯其人矣沙門道撫名勝
之僧京寺弘福逃名往赴既達玄中
同其行業宣通淨土所在弥增今有
惰夫口傳攝論惟心不念緣境又乖
用此招生恐難継相綽今年八十有
四而神氣明爽宗紹存焉
釋明淨密州人少出家味定為業潔
志忠恪謹厚澄肅嘗居海畔蒙山宴
坐經數十載人莫測之也後南遊東
越天台諸山禪觀在懷无緣世冒而
衣服繿縷動止適時同侶禪徒未之
弘仰山粒致絕日至村中每從乞食

續高僧傳卷第廿　第廿八張　丞

賫經中路值於羣虎皆張口閉目若
有飢相淨曰吾經行山澤多矣虎兕
無心畏之今列于路旁豈非為食耶
乃以匕抄飯內其口中餘者對而敢
盡皆日知來食少輒濟自他殊不副
懷深用多愧明日乞食虎又如前頻
有此緣同伴乃異其度曉為山幽地
濕求執苦之遷逐海隅住蒙山側內
遊道觀外感潛通令問遠流靈祇叶
應嘗值亢旱苗稼並枯淫祀之流妄
祈邀請雖加懇惻終不能致淨曰可
羅諸邪禱吾獨能降遂結齋靜室七
日平旦雲布雨施高下滂注百姓利
焉戴之若聖貞觀三年從去冬至來
夏六月迥然無雨天子下詔釋李兩
門並請諸廟爰及淫祀普令雩祭於
時万里赫然全無有應朝野相顧憏
愴无賴有瀋侍郎者曾任密州知淨
德感以狀奏聞敕召至京令住祈雨
淨告以所須一無損費惟頒靜念三寶
慈濟四生七日之後必降甘澤若欲
酬德可國內空寺幷私度僧並施其
名得弘聖道有敕許焉雖無供給而

別賜香油於莊嚴寺靜房禪默至七
日向曉問守衛者曰天之西北應有
白虹可試觀之尋聲便見淨曰雨必
至矣須臾雲合驟雨忽零比至日晡
海內通洽百官表奏皇上之功淨之
陰德全無稱述新雨初晴農作並務
苗雖出隴更無雨嗣萎仆將死設計
無所左僕射房玄齡躬造淨所請重
祈雨淨曰雨之昇降出自帝旨淨有
何德敢當誠寄前許無報幽顯同
憂若循素請雨亦應致以事聞奏帝
又許焉乃勅權停俗務合朝受齋淨
乃依前靜坐七日之末又降前澤四
民懽泰遂以有年勅乃搖度三千僧
用酬淨德其徵應難思厥相叵測也
但以京華諠雜性不狎之請還本鄉
之茂勝寺山居係業音不測其存沒
云同寺僧慧融亦以禪業見稱山居
服食呪水治病勅召入京亦住普光
寺二宮欽重礼遺相接云
釋慧濵益州成都人童稚出家善明
篇韻文筆兩趣宛而成章與綿州震
響寺榮智齊名俱爲沙弥卓異翹秀

後與成都大石寺沙弥道微連韻賦
詩微有言際因即屏絶人事摳心禪
業年登受具周聞經律摘採英華用
為賞要摘論雜心精拔至理尤躭三
論是所觀門嘗難基法師塵識義初
問以小乘基以大乘通之澂笑曰大無
不攝但失小宗晩住州南空慧寺立性
孤貞不羣諸偶弊於貪息専想虛玄
一坐掩關二十餘日衆以不食旣久
恐損身命假以餘詞曰國家搜訪藝
能甚急今不食閉門世人謂聖頗息
流言可時處衆澂懼矯飾便開門進
食由是迄今將三十載一身獨立不畜
侍人一食而止不受人施有講便聽夜
宿本房但坐牀心兩頭塵合自餘房
地惟有一蹤餘並苺苔青絮衣服弊
惡僅免遮著冬則加納夏則布衣以
冬破納懸置梁上有聞澂名就房参
拜迎逢接候累日方見時發幽問吐
言高遠預有元席皆共憚之年九十
卒今見在具諸聞觀
釋世瑜姓陳氏住始州父母早亡庸
作取濟身形偉壯長八尺三寸希向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第三十張 [illegible]

佛理無由自達大業十二年往綿州
震響寺倫法師所出家一食頭陀勤
苦相續又往利州入籍住寺後入益
州綿竹縣響應山獨住多年四猿供
給山果等食有信士母家生者負粮
來送爲訪深山常燒東陸沉水香等
既還山半路見兩人乘其青色狀若
世尊蓮花承芋而上云我供給禪師
去也然其山居三年之中食米一石
七斗六時行道以猿鳴爲候初唯一
泉後有二泉又出流下貞觀元年夢
有四龍來入心眼既覺大悟二論宗
旨遂往靈睿法師講下所聞詞理宛
若舊尋即而覆述便往綿州住大施寺
至十九年四月八日往崇學寺言話
欲遊方去或有喻曰只此寺是諸
方也因還大施本房香氣滿室坐處
之地涌三金錢合衆尋香從瑜房而
出乃見加坐手尚執鑪判史劉德威
慶而未聞作龕坐之三年不倒春秋
六十三矣
釋智聡未詳何人昔住揚都白馬寺
後住止觀寺聽三論陳平後度江住

揚州安樂寺大業既崩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飢恒有四虎遶之而已不食已來經今十日聡曰吾命須史卿須可食虎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理忽有一翁年可八十挾下挾舩曰師欲度江揷霞住者可即上舩四虎一時目中淚出聡曰挾危扶難正在今日可迎四虎於是利涉往達南岸舩及老人不知何在聡領四虎同至揷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措不寢卧衆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凶事一虎入寺大聲告衆由此鷩悟每以為式聡以山林幽遠粮粒難匱乃合率揚州三百清信以為米社人別一石年一送之由此山粮供給道俗乃至禽獸通皆濟給至貞觀二十二年四月八日小食訖往止觀寺礼大師影像執鑪遍礼又往興皇墓所礼拜遲歸本房安坐而卒異香充溢丹陽一郭受戒道俗三千餘人奔赴山眽哀慟林野時年九十九矣

擇僧徽姓靳河東夕彔人性戒肅成專思出俗慈親勸養未始遂之既丁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第三張　承
叅黎乃遵前志樂行蘭若索居蒲
坂習平等觀行實言法四俗歸向承
化連邑有孤山者一曰介山即介子
推之故地也其山陽介村是也遂往
而結業㢛以名巖汲以下隈積歲崇
道物莫不高之各捨財力共營圖搆
地本高險古絕源泉念務勞倦中宵
軫結晨行巖險見如潤濕以刃導之
應手泉涌道俗聞此驚歎歸依更廣
其居重增檐宇汾州刺史房仁裕表
陳其事請立伽藍下勅許之今之陷
泉寺是也公私榮慶請徹以為寺主
府從物議遂乃從之四方慕義相顧
依投門庭充閫及徐王部絳寺又屬
焉軒蓋來尋請居州邑傾心盡禮享
供彌隆餞復還山却崇前業性在慈
仁弘濟成務所以羣鳥食於掌上宿
鴈翔於廬下年踰杖國未嘗病疹忽
告衆曰吾將去矣食畢取衣結加趺
坐顧命徒屬誡以清言並令出戶惟
留一侍告曰夫識神託形寄之煖氣
命盡身冷方可觸吾告已冥目若禪
久而尋視方知已絕春秋七十有七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第二十張 永

初未終之前三朝山樹通變白色横
雲如帶絶望東西道俗奔赴制以忠
喪礼也遷靈山窟還依坐之府縣官
庶子來咸會是日風清景亮降以白
花六出淨榮如雪如氷衣以承之不
久便散三載之後猶存初坐門人為
之易着而衣服一無霑汙乃就加漆
布弟子等懷雙林右脇之教抱兩楹
負手之歌以為相好儀設開含識之
尊嚴法慧聲光冥超生之津濟遂就
京邑奉建高碑高一丈五尺刻像書
經兼叙言行引還本寺衆共立之度
支尚書唐臨昔任万泉賛承俗務性
行専信素奉歸依後仕華省常修供
養顧惟德本便勒銘云

論曰經不云乎禪智相遵念慧披發
神遊覺觀惑使交馳何以知其然耶
但由欲界乱善性擾六天色有定業
體封八地通為世結愛味一不殊莫非
諦集重輕故得報居苦樂総是輪迴
諸界未曰缺有超生且據乱靜二縁
故略分斯兩位然則三乘賢聖及以
六邪諸道將欲厭煩栖遁莫不依乎

初定良以心殊慶妙慧闡通啓遂有

搖斯一地得延邪正之捩白擇教道
束心學惟勘逮于晉世方聞睿公故
其序云慧理雖少足以開神達命禪
法未傳至於攝緣繫想寄心無地時
翻大論有涉禪門因以情求廣其行
務童壽弘其博施乃為出禪法要解
等經自斯厥後祖習逾繁曇影道融
厲精於淮北智嚴慧觀勤志於江東
山栖結衆則慧遠標宗獨往孤征則
僧羣顯異雖復攝心之傳時或濫言
而茂績芳儀更開正級不可怡也逮
于梁祖廣闡定門搜揚寓內有心學
者總集揚都校量深淺自為部類又
於鍾陽上下雙建定林使夫息心之
侶栖閑綜業于時佛化雖隆多遊辯
慧詞鋒所指波涌相淩至於徵引盖
無一所筭可謂徒有揚舉之名終虧直
心之實信矣或有問曰大聖垂教正
象為初禪法廣行義當修習今非斯
時固絕條緒其次不倫方轍末法乃
遵戒之行斯為極也請為陳之因為
敘曰原夫正象東設被在機緣至於

務道無時不契然教中廣叙信法兩
徒誠由利鈍等揆所以就時分位若
能返源體道深猒諸有學與佛世其
德齊焉故初千年為正法也即謂會
正成聖機悟不殊第二千年依教修
學情授漸鈍會理亘階攝靜住持徽
通性盲然於慧釋未甚修明相似道
流為象法也第三千年後末法初甚乃
至万年定慧道離但弘世戒威儀攝
護相等禪蹤而心用浮動全乖正受
故並目之為末法也善見所述法住
萬年護持紹世斯蹤可録若依魔耶
時度千年不修靜觀非通論也約相
兩叙矛盾乖蹤就緣判教各有其致
至如世情煩掉人顯鋒奇纔學攝持
皆躭昏漠良由習熏既遠宗匠難常
即目易觀末遑誠教善見万載亦是
明規准法具修義無不獲故論叙六
初五千年得三達智後五千但導戒
法前掾道法理觀住持故云入聖諒
有從也後在事亂相法住持何能亾
道故言是也若乃心水鼓浪則世業
難成想寂離緣則理自清顯涅槃叙

定豈不然哉故使聚落宴坐神仙致
譏空林睡卧羣聖同美誠以託靜求
心則散心易攝由攝心故得解脫也
成論明詰斯可師之世有定學妄傳
風教同纒俗染混輕儀迹即色明空
旣談之於心口體乱為靜囙形之於
有累神用沒於詞令定相腐於唇吻
排小捨大獨建一家攝濟住持居然
華僻智論所叙前傳具彰頌世已來
宗斯者衆豈不以力少兼忘之道神
頓絕慮之鄉乎所以託靜攝心羣藉
皆傳其靈異處喧攝慮今古未章其
感通信可依矣高齊河北獨盛僧稠
周氏關中尊登僧實寶重之冠方駕
澄安神道所通制伏強禦致令宣帝
擔負傾府藏於雲門冢宰降階展歸
心於福寺誠有圖矣故使中原定苑
剖開綱領惟此二賢接踵傳燈流化
靡歇而復委辞林野歸宴天門斯則
扶大隱之前蹤捨無緣之高志耳終
復宅身龍岫故是行藏有儀耶屬有
菩提達摩者神化居宗闡導江洛大
乘壁觀功業最高在世學流歸仰如

亦然而誦語難窮属精盖少審其㝡
則造蕩之志存焉觀其立言則罪福
之宗兩捨詳夫眞俗雙冥空有二輪
帝網之所不拘愛見莫之能引静慮
籌此故絶言乎然而觀彼兩宗即乘
之二軌也稠懷念處清範可崇摩法
盧宗玄言幽賾可崇則情事易顯幽
賾則理性難通所以物得其筌初同
披洗至於心用壅滯惟繁云之儔老
難述矣義當經遠陶冶方可會期十
住羅縠抑當其位論淺之識隨情之
流朝入禪門夕弘其術相與傳說謂
各窮源神道冥昧孰明通塞是知慮
之所及智之所圖無非妄境惑心斯
是不能返照其識浪執境緣心静波
驚多生定障即謂功用定力所知外
彰其説遅慢裎惑此則未開治障我
倒常行他力所持宗為正業眞妄相
迷乎難通曉若知惟心妄境不結返
執前境非心所行如此胥徒安可論
道有陳智瓘師仰慧思思寔深解玄
微行德難則瓘亦願標親定聲聞于
天致使陳氏帝宗咸承歸戒圖像桀

[illegible]第[illegible]九張[illegible]
伏遇聽南都然而得在開弘夫在對
治宗仰之最世莫有加會謁衛岳方
肆遇際未及斷除遂終身世階祖劍
業偏宗定門下詔述之具廣如傳京
邑西南置禪定寺四海徵引百司供
給来儀名德咸悉暮年有終世者無
非坐化具以聞奏帝倍歸依二世續
曆又同置寺初雖詔募終雜譴徒故
無取矣當朝智顗亦時禪望鋒辯所
指靡不倒戈師匠天庭榮冠朝列不
可輕矣至如慧越之捋虎騎道舜之
觀牛影智通之感奇相僧定之制强
賊節操如鐵石志堅等雲霄僧彰後
傳略為盡美又如慧瓚禪主嘉尚頭
陁行化晉趙門庭擁盛威儀所擬無
越律宗神解所通法依為詣故得理
事符允有契常規道有家隆固為時
喪致逐帝里沒齒亡歸須有志超即
承瓚胤匡讃之德乃跨先模亦訓之
規有淪其緒故使超亡其風頹矣觀
夫慧定兩級各程其器皆同佛日光
興抗衡然於祥瑞重沓頻視未然即
世憺愉天仙叶衛誠歸定學蓋難集

矣須世定上多削義門隨聞道聽即而
後學未曾思擇扈背了經每緣摘音
多虧聲望吐言来請往往繁焉或復耽
著世定謂習真空誦念西方志圖滅
惑肩頸掛珠乱掐而稱禪數納衣乞
食綜計以為心道又有倚能堂殿講
旋竭誠邪仰妄形為存曲計執以為
是餘學並非冰想鏗然我倒誰識斯
並戒見二取正使現行封附不除用
增愚魯向若纔割世網始預法門博
聽論經明閑慧戒然後歸神攝慮憑
準聖言動則隨戒業修靜則不忘前
智固當人法兩鏡真俗四依達智未
知寧存妄識如斯習定非智不禪則
衡嶺台崖扇其風也復有相迷同好
聚結山門持犯蒙然動掛形網運斤
揮刃無避種生炊爨飲啖寧慙宿觸
或有立性剛猛志尚下流善友莫尋
正經罕讀瞥聞一句即謂司南唱言
五住久傾十地將滿法性早見佛智
已明此並約境住心妄言澄靜還緣心
住附相轉心不覺心移故懷虛託生
心念淨豈得會真故經陳心相飄鼓

不停地舌燈焰住山流水念念生滅變變常新不識乱念翻懷見網相命禪宗未閑禪字如斯般輩其量甚多致使講徒例輕此類故世諺曰無知之叟義指禪師乱識之夫共歸明德返迷皆有大照随妄普翳真科不思此言乎談名實考夫定慧之務諒在觀門諸論所陳良為明證通斯致也則離乱定學之功見惑慧明之業若雙輪之遠涉等真俗之同遊所以思遠振於清風稠實標於華望貽厥後寄其源可尋斯並古人之所同録豈虚也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習禪終五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